

本报记者翟濯、任卓如

李英豪、秦杰林、于逸飞，三个彼此陌生的名字，因一场暴雨被联系起来。

7月20日，郑州遭遇历史极值暴雨。晚6时左右，郑州地铁5号线0501号列车由于积水，在沙口路站至海滩寺站区间内迫停。雨水逐渐漫入车厢，列车乘客被困。

从18时到次日0时，作为列车上的三名医务人员，他们在本能安全撤离的情况下选择留守，和地铁工作人员、被困乘客一道，在专业救援力量到来之前，组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自救。

5号线上，“天使”正在行动。

18:20

郑州地铁5号线被称为郑州市的“生命线”，途经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人民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等多家医院。

18点，河南省人民医院ICU护士李英豪和同事完成了换班，准备下班回家。自19日起，郑州的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天，李英豪和其他人一样，只是觉得“这雨下得很大，但地铁还在运行，应该没什么危险”。

列车到站。像往常一样，李英豪习惯性地走到了1号车厢，“因为乘客较少”。此时的他绝对没有想到，他的选择不仅救了他，还让他救活了更多人。

18点20分，0501号列车突然停了下来。李英豪的视线刚从手机屏幕前移开，就看到驾驶室的大门被打开，两名工作人员一边喊着“让一让”，一边匆忙向车尾跑去。

“他们要把列车往回开。”李英豪透过驾驶室的玻璃，看到隧道里不知何时有了积水，而且已经漫过铁轨。列车很快动了起来，“可只倒退了5米就停了下来，因为后面的水势更大”。

18点25分，工作人员又匆匆返回。“快，走安全通道！”列车长一边打开车门，一边大喊。

李英豪很快跟随人群跑了出去。“列车迫停的位置距离沙口路站只有300米左右，但是通道与站台间有一处两三米的空隙，需要先下去再爬上来。那里的水很深，导致整个队伍的撤离速度非常缓慢。”李英豪回忆说。

三名地铁工作人员没有犹豫便跳入了水中，其中还有一位女性。李英豪

五号线上的「天使」行动

把手机递给了身前一位女生，“帮我给家人报声平安”，说罢也跳了进去。

李英豪在水里泡了40分钟，遇到地面不实的地方，他就让乘客踩着自己的手通过。“后来我的体力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就趴在站台上拉人。”

当身边最后一名乘客被拉上站台，李英豪觉得这一切应该结束了。

“地铁里还有人没有出来！”有乘客在这时候呼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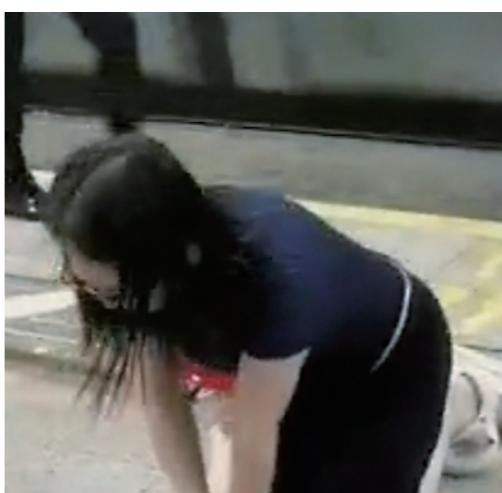
19:30

19点30分，原本明亮的车厢突



长时间跪地救援，李英豪膝盖出现大面积红肿。

受访者供图



秦杰林被救出后，立马投入到了抢救工作中。

网络截图

然陷入一片漆黑。

此时，郑大一附院女医生秦杰林还在车上。正在有序外出的队伍突然停了下来。“前面水太大，过不去了！”有人喊道。

全体人员开始折返。“车窗外的水不停上涨，水不断漫入车厢，最高的时候基本是一个成年男性的高度。”秦杰林说，自己和身旁的一位孕妇不得不坐在座位上，双手紧握着扶手。

更可怕的是缺氧。由于断电，列车换气系统已经停止运转，车厢里氧气含量越来越少。秦杰林和周围乘客不断鼓励着彼此：“要保持安静，保存体力，救援力量很快就会到达。”

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汗水不断从秦杰林脸上流下。秦杰林身旁的孕妇开始摇摇欲坠，握着栏杆的手也逐渐松动。

“你一定要坚持住，为了宝宝，我们一定要坚持再坚持！”秦杰林和周围人声安慰着身旁的孕妇，“就怕她晕过去了。”

但很快，秦杰林自己也开始感到意识开始模糊。水已经到了秦杰林腰部，她拿出手机和朋友打了个电话，说了一段“后来自己和朋友都听不明白”的“遗言”。恍惚中，秦杰林感到有人不知何时喂了她一些食物，“如果没有吃些东西，可能当时我就死了”。

20点45分，一声巨响让秦杰林回过神来，她感觉到有玻璃砸在自己身上，外面的空气也在不断涌入。“先让老人、孩子、孕妇先走，然后是女士，最后

是男士！”一位拿着消防水带的地铁工作人员突然出现在车厢里，大喊着。

黑暗的车厢里，一场人肉接力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一个男孩被秦杰林身后的孕妇用双手托举着传递过来，紧接着她身旁的孕妇也在周围人的帮助下被送了出去。“还有没有老人、孩子和孕妇？”没有人再回应。随后，秦杰林也在周围人的帮助下逃出了列车。

“车外，消防救援人员、民警、地铁工作人员陆续来了。那一刻，我知道我得救了。”秦杰林说。

21:00

郑州市人民医院见习医生于逸飞是幸运的，0501号列车上被困人员中，他是第一批获救的，但他没有离开，因为他听到有人在大喊：“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

“我是医生！”

“跟我走！”

于逸飞跟随地铁工作人员，又从安置获救乘客的区域回到了列车站台。他和周围几个获救乘客一道，先帮忙拉了十几个人，突然想起书包里还放着今天第一次穿的白大褂。“我快地披上白大褂，身边乘客立刻喊道‘有医生在！’”

于逸飞身上的白大褂瞬间成了一座充满希望的地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被送到他面前。地铁工作人员看到于逸飞是医生，赶忙为他送来了血氧检测仪、心肺复苏仪等

仪器。

此时，沙口路站负二层站台上的水已经退到了隧道里，留出了大片相对干燥的地面。施救地点安全，医疗救助终于可以进行了。

但困难，却刚刚开始。溺水，是整个救援过程中最难救治的一类症状。于逸飞先判断被救出的人是否有生命危险，大多数人只是受到了惊吓，但一些人已经出现了低温性休克，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21点。“快，这里有人呼吸心跳停，快救人！”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响彻站台。

在站台上休息的秦杰林此时刚刚缓过神来，她立马跑了过去。和她一道的，还有刚把一个受困乘客背上站台的李英豪。

“还有没有医护人员？这里有人需要做心肺复苏！”于逸飞大喊。

“我是！”“我也是！”

“人手不够，需要更多人来帮忙！”几个身体无碍的乘客也围了上来。李英豪、秦杰林、于逸飞一边操作一边讲解，用最简洁形象的语言指导这些普通乘客，应该用怎样的力道和频率按压抢救。

站台上，施救者们不曾互通姓名，却自发组成了一个团队，接力救人。

0:00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不断有人被背上站台。越来越多的救援力量出



于逸飞展示救援时穿的白大褂。

本报记者任卓如摄

现，一些体力较好的被困乘客，又重新折返回车厢，主动加入运送伤员的队伍里。

大部分身体没有大碍的乘客自行走到了站台负一层休息，那里有外界带来的棉被和热水。一些人则在被背上负二层后就无法行走，甚至失去了意识。李英豪、秦杰林、于逸飞不断在地铁沙口路站负一、负二层之间穿梭，他们也记不清自己救了多少人。

21日凌晨0点，沙口路地铁站内已集聚了大批消防、武警、医疗等救援力量，救援工作有条不紊。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那已经提供不了太大帮助，也没有必要占用有限的救援资源，就悄悄离开了。”沙口路地铁站外，秦杰林的表哥已经等了她近5个小时。“哥，我还活着。”秦杰林情不自禁抱了抱表哥，突然大哭起来。

李英豪被送上了救护车，营救时，他的腰不慎扭到，膝盖也由于长时间跪地出现了大面积红肿。

于逸飞的家离地铁站还有10多公里，父亲工作的医院相对距离较近，他决定“游”去父亲那里。他的父亲早就在新闻上得知于逸飞还在地铁站里救人，一直在雨水中拿着应急灯等他。于逸飞听到了父亲呼喊他的名字，他一边朝着灯光游去，一边说：“我活下来了。”

酒店的接待人员看到解放军战士，赶忙跑过来邀请他进来休息。

下午，淤泥清理工作持续进行，前来看望和感谢的市民越来越多，有的为官兵打气加油，有的喊战士们坐下来歇一歇，有的想和官兵们一起干。

郑大爷平时喜欢带上毛笔，提着小水桶到公园里“练毛笔字”。“看到解放军，俺就知道日子快好起来嘞！”他说，等生活回归正轨的时候，他再到公园去，第一个要写的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敢敌。

“妈妈，他们是谁？”路过的小男孩指着穿迷彩衣服的人问。

“他们是解放军叔叔，是保护我们的大功臣。”母亲告诉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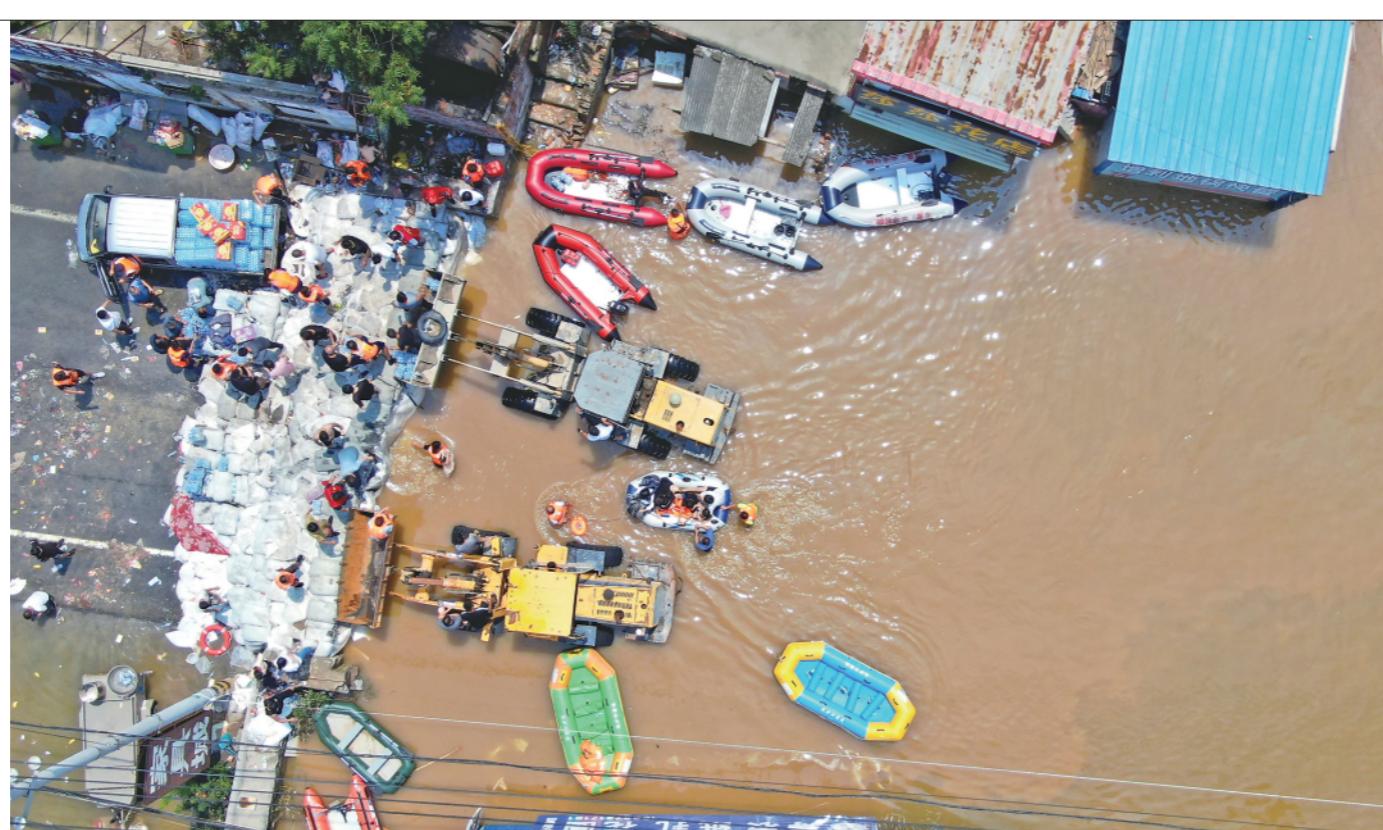
腼腆的小男孩在妈妈身后看了很久，鼓起勇气举起自己叠的纸飞机，冲着战士们跑过来，把纸飞机放在了吉普车的前车盖上。

奋战到晚上10时左右，这个旅的预定任务全部完成。官兵们乘车通过刚刚清理打通的未来路地下隧道——这是郑州市遭遇强降雨以来，第一批车辆通过此隧道。

“战士们约定，乘车通过的时候，要一起合唱《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他们心目中的通车仪式。”旅机务大队教导员樊建琼说。

中部战区抗洪抢险前进指挥所空军中校黎璇介绍，截至24日6时，中部战区已出动8000余人，投入到郑州市的积水排除、道路清淤和抢修、防疫消杀和医疗救护工作中。

（参与采写：张鹤、完备）



郑州京广北路隧道惊心一小时

新华社郑州7月25日电（记者李亚楠、袁月明、李亚光）事情发生过去了4天，亲历者杨俊魁和侯文超能够比较平静地讲述京广北路隧道南出口那惊心动魄的一个多小时。

7月20日以来，郑州持续遭遇罕见暴雨侵袭，当日16时至17时，郑州市一小时降雨量超过200毫米，京广快速路隧道出现车辆及人员被困情况。

杨俊魁是一位网约车司机，侯文超则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当天都沿着京广快速路从北往南走。

当日下午4点左右，大约也就是郑州最强降雨开始的时段，杨俊魁和侯文超进入了京广北路隧道。

“当时隧道里车比较少，很快就到了南部的出口。”杨俊魁回忆说：“那时大概4点10分，雨下得很大，隧道里没什么积水。”

差不多相同时间，侯文超也被堵在了南出口的斜坡。

京广北路隧道全长约1.8公里，

靠近郑州火车站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车流量大，平时容易产生拥堵。

“10分钟就移动了一两个车位的距离，再有20分钟，基本没有移动。”杨俊魁说，这期间，雨势加大，4点30分左右，水开始由南往北向隧道里灌。

这时，杨俊魁听到有人喊，“都下车，赶紧下车，有危险。”还有人在敲车窗，喊人下车。

很快，杨俊魁的车里就进水了。“水流速度很快，感觉车子一晃一晃有点飘。”大约4点40分，杨俊魁果断弃车，和其他人一起往前走，并敲窗喊人下车。

杨俊魁估摸自己后面有40辆车到50辆车，前面有150辆车。下车后，大家互相搀扶着往高处走。

侯文超是更早意识到危险的人，他知道水漫到一定程度，就打不开车门了。当水漫到车门下沿位置的时候，他就赶紧下车，并招呼周围的车主一块出来。

“我后面的车相对较少，一招呼大家就出来了，喊不出来，就敲门敲窗。”

侯文超回忆。

“有一位老太太不愿意下车，说孩子刚买的新车，我说，现在命要紧，还要什么车，最后和家属把她硬拉了下来。”侯文超说。

侯文超说，“我的出发点很单纯，让他们能意识到危险，赶紧逃生，否则，因为我不喊，出现了伤亡，我会非常痛心。”

即使下了车，还是有人遭遇险情。杨俊魁回忆，往外撤的时候，看到两男三女在一辆快被淹没的车旁呼救。没有多想，他把手机交给同行的人，就跳下水游了过去。他将三个女子推到车顶和车门旁。“先让她们抓住东西。”但很快，水势加大，车辆开始下沉，几个人又没落脚之地。杨俊魁拖着其中一位黑衣女子游到隧道边抓住一根管道。

幸运的是，两位男士会狗刨式游泳，其中一位男士救了一位女子到安全地带。陆续又有其他人加入救援，将剩下那位女子也救了上来。

等到杨俊魁和黑衣女子被人拉上

去后，“隧道已经满了，是一条河，瞅不到头。”杨俊魁说。

关于隧道多长时间被淹没，杨俊魁的回忆和侯文超的回忆基本吻合。他说，从他下车到隧道被淹没，大概是半个小时。“我往外撤的时候，身后应该没有人了，那个平面基本是一条河，要有人在那动的话，应该会看到。”

上岸后，杨俊魁歇了大约10分钟恢复体力。“看到水里没有人了，我才离开，我大概是最后走的了。”他说。

事后，有人将杨俊魁救人视频发到网上，刚高考完的儿子看到后，问是不是他。他这才讲述了当时情形。

7月21日，郑州市组织了多台“龙吸水”大功率水泵对京广快速路隧道内积存的雨水进行抽取。目前，抢险救援人员仍在争分夺秒对京广北路隧道进行清淤和消杀工作。

这条隧道终将恢复往日繁忙。不过，这场暴雨灾情中的惊悚时刻，将会长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奋战了一个上午的秦永爱，准备去上洗手间，刚走到酒店门口又停下了脚步。他在玻璃中看到自己鞋子上、裤腿上全都沾满了泥，有点不好意思，担心把酒店里弄脏了。

“解放军同志辛苦了！”“洪峰中是你们，重建时还是你们！”“恁都是好孩子，赶快歇会儿，别累着！”老百姓的话，每一句都深深温暖着战士们的心窝子。

分批轮流休整的时候，战士秦永爱总是换别人多休息一会儿。他说：“我心里热乎乎的，总觉得为老乡们干得太多了，太少了！”

工作量进行到三分之一时，方顺等十几名战士坐不住了，他们主动要求加派任务：“等待轮换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去搬东西、运物资、清垃圾！”

奋战了一个上午的秦永爱，准备去上洗手间，刚走到酒店门口又停下了脚步。他在玻璃中看到自己鞋子上、裤腿上全都沾满了泥，有点不好意思，担心把酒店里弄脏了。

「看到解放军，俺就知道日子快好起来嘞」